

走读王安石《鄞县经游记》

徐敦立

我们与王安石庙的不期而遇是在一个叫下水的小村子。那天与朋友相约，到东钱湖边一个被驴友广为称道的饭馆吃饭。一边尽是浩渺的水波湖光，一边尽是茫茫的田野山色，车子顺着东钱湖的沿湖公路迤邐开去，总也开不到头。王安石治理水患不正是在东钱湖边吗？王安石庙不是也在东钱湖边吗？于是东钱湖的烟波浩渺、东钱湖的沿湖公路和王安石庙就在脑海里连成了一片。

进了王安石庙，正对庙门左边是一幅字，仔细看去是王安石《鄞县经游记》的全文。后书“里人史永和谨书”，根据门口的碑文知道抄录者正是重修王安石庙的发起者。全文不长，兹录于下：

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，余自县出，属民，使浚渠川，至万灵乡之左界，宿慈福院。戊寅，升鸡山，观硯工凿石，遂入育王山，宿广利寺。雨，不克东。辛巳，下灵岩，浮石湫之壑以望海，而谋作斗门于海滨，宿灵岩之旌教院。癸未，至芦江，临决渠之口，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，遂宿。甲申，游天童山，宿景德寺。质明，与其長老瑞新上石，望玲珑岩，须猿吟者久之，而还食寺之西堂，遂行，至东吴，具舟以西。质明，泊舟堰下，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。过五峰，行十里许，复具舟以西，至小溪，以夜中。质明，观新渠及洪水湾，还食普宁院。日下昃，如林村。夜未中，至资寿院。质明，戒桃源、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。凡东西十有四乡，乡之民毕已受事，而余遂归云。

按照记载，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王安石的行程：

庆历七年（1047）十一月十四日从鄞州县城出发，至万灵乡之左界（今邱隘镇），宿于慈福院；十五日到了“升鸡山”（今五乡镇）观硯工凿石，然后“入育王山”，宿于广利寺（即今阿育王寺）。因为大雨不止，不再能东行。十八日“下灵岩（乡）”，“浮石湫”（今大碶镇）之壑以望海，而谋作斗门（堤堰中泄水的闸门）于海滨，宿于灵岩之旌教院。二十日至芦江（今柴桥镇），临决渠之口，与百姓谋劈山开河，筑20里长塘，宿于瑞岩之开善院。二十一日“游天童山，宿景德寺（今天童寺）”，二十二日“遂行至东吴，具舟以西”。二十三日泊舟堰下（今东钱湖镇），食于大梅山之保福寺庄。过五峰（今横溪镇），夜中方至小溪（今鄞江镇），宿于普宁院。二十四日观新渠及洪水湾，太阳西斜时至林村（今横街镇），半夜前，方至资寿院投宿。二十五日，巡视桃源、清道二乡（今高桥镇），完成政事的训导而归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王安石风尘仆仆，顶风冒雨，从时间看，历时至少有十二日之多；从路途看，行经包括邱隘、五乡、灵岩、大碶、柴桥、东吴、东钱湖、横溪、鄞江、横街、高桥等乡镇，“凡东西十有四乡”；其间皆宿于寺庙，其中有：慈福院、阿育王寺、旌教院、开善院、景德寺、保福寺庄、普宁院、资寿院等八个，每日皆有记载，绝无扰民；从其作为看，完成了一个新任官员巡视、调查、初步整修水利、政务训导等任务，所谓“乡之民毕已受事”。

正如清道光年间诗人陈劭在《读王荆公〈鄞县经游记〉有感》一诗中所表达的：“荆公事吾郡，学校振士风。石台足师表，楼王皆儒宗。留心及水利，经游详记中。旱涝切民瘼，往返劳行踪。当时青苗法，实惠遍村农。”

通过王安石《鄞县经游记》其后的作为，我们也可以了解王安石在宁波东钱湖被推崇的原因。满怀济民之志，抱负雄才大略，《鄞县经游记》之后，王安石随即上书两浙转运使，陈述水利之要，制订治水规划。对东钱湖，组织和率领十余万民工，清除葑草，立湖界，起堤堰，决陂塘，整修七堰九塘，限湖水之出，捍海潮之入（时小浣江之潮水直至鄞东五乡镇）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。至此，“天变不足畏”，“七乡三邑（鄞州、镇海、奉化）受沾濡”，“大暑甚旱，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”。东乡之田遂连年获得丰收，民间口碑载道。

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三年，不仅兴修水利，还以低息贷谷于民，组建联保，平抑物价，创建县学，可以这样说，王安石变法正是从鄞县开始走向全国的。脚踏实地，想百姓之所想，这正是王安石在东钱湖被祭祀的原因所在吧。



话说义庄

叶松茂

三七市旧属慈溪县西乡，因逢农历三、五、七、十日为集市日而名。小镇北依群山，南濒慈江，田螺山近在咫尺，河姆渡隔江相望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乡情民风纯朴，义行善举迭出，市前镇后的两个义庄，曾惠泽众多乡邻。

在集市东南，曾是居民粮油供应点的三七市粮站，旧时是后新屋“董氏承志堂义庄”，因与被称为上义庄的石步“叶氏安雅堂义庄”对应，这里被称为下义庄。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：“董氏承志堂义庄，在西乡二十三都下一图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里人董秉熙、秉愚、秉恒、长青等，承其父、祖杏芳遗志，捐银七万三千六百八十两零，建义庄一所，书塾三所，置田二千三百十亩零，山十四亩零。”义庄占地十多亩，呈东西长方形，粮站时期铺有木地板、供应粮油的地方只是义庄的东厢房。高高的院墙内，是红石板铺就的道地和走廊，整洁宽敞。布局左右对称，都由廊棚相连，“为祀先之室，为讲艺之堂，为贮谷之舍，为治事之所，皆备”，防火、防盗、排水设施一应俱全。义庄外的石板道地里，立有为表彰董杏芳屡做义事的“乐善好施”牌坊，彰显了受人肯定的善行。义庄后面连接无择浦和彭王浦的横河，东西二头横跨着旺家桥和义庄桥。东首的旺家桥还基本保留着原样，无栏的单孔石梁桥，两头各有若干级台阶，高出了河塘许多的桥洞，有利于船只通行。桥板一侧镌刻着的“董氏旺家桥”，已经被水泥桥栏遮住，将不言自明的寓意深藏其中。

以义庄桥西北的董家大院为主，散居于三七市周围的董氏家族，是汉相董仲舒、慈溪三孝子之一董黯的传人。《慈溪县志》中介绍：“董杏芳，字棣林，服贾起家，见义必为。增远祖祀产，刊闾族谱牒，出巨资不稍吝。尝欲仿宋范文正公（即以天下为己任，首创义庄以体恤族人的范仲淹）遗法，置义田以赡族属，遭疾而歿，年七十有四。”其后被官府祀于忠义祠。杏芳之父董羽丰也是当地有名的孝子，节孝行善乃上行下效，其后代不仅继承传统，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志中所记，杏芳之子董秉忠，家庭析产时年仅十四岁，后其兄因不善持家“旋罄其财”，秉忠借助资金累计超万，在兄长去世后，将借条还予了嫂嫂；道光初，整个浙江遭受水灾，其“收养的婴孩全活者甚众”；吴有恒善堂施济贫病，其“助之金”；宁绍义园为葬死于客乡者增扩厝屋，又“出数万金”；建清节堂，“复出数万金”……他的种种善举深受乡人好评，被“旨以奉亲世业，援例加布政司理问銜及卒”。杏芳五子董秉愚，除了和三兄秉熙、季弟秉恒等出资建立义庄外，在咸丰年间，先后助饷十多万金，以抵御御寇。平时“家居以孝弟（悌）为本，尝举圣贤传切近身心者，规勉后进，自奉节啬。而闻善勇为，至老不倦”，由国子监生议叙盐运使知事，累赠至通奉大夫。秉愚儿子董封青，“恤孤贫，培寒畯，振灾捍患之事罔不与。道光之十五年全浙大旱，二十三年大水，并发粟行振。粤寇起，（又）集乡兵



配图 王伯敏

以卫”，死后被议叙州同加道衔，以次子塘官赠通奉大夫。一门数代皆以孝善而闻名。

上义庄建立时间比下义庄要早好几年。义庄背依古村石步，面临集镇三七市，连通外江的无择浦就在庄之东南。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：“叶氏安雅堂义庄，在西乡二十三都上一图，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里人叶维新、维元、维翰承其父封之志，捐银六万三百两零，建义庄一所，置田一千四十亩零，山一十六亩零。”我读中学时每天路过上义庄，那里还基本保留着完整的轮廓，现在则是楼房错落，已看不到义庄的旧迹。据县志记载，牌坊系官府为府同知叶封所立的“义行坊”。对于义庄内的建筑，邵灿（余姚人，漕运总督）在《叶氏安雅堂义庄记》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：“（义庄）中建厅事，面南三楹，厅中为位，奉安义行公木主，奉秋致祭，于是乎序昭穆焉。庭前广行，铺石维平，新谷既登，晒暴称便。东西二庑，各设仓廩，翼如也。厅后为堂，上祀三世。堂之东西为夹室，司事者居焉。夹室迤西为精舍，藏书二万余卷，中多善本。迤东为庐舍，则佣工、匠氏之所处也。又东为庖廩（厨房、浴室）。其基周广十亩，屋凡五十一楹。”可见其气势恢宏，功能齐全。

上义庄创立者叶封，字启桐，国学生，诰封中宪大夫，钦旌义行，诏入忠义孝悌祠。他“性喜施予，求者无勿应……尝欲立义庄以赡族，未成，遭疾卒”。叶封之父俊秀，以贸易起家，积累巨资后，广做善事，“乡邑善举靡不与，义声籍籍”。叶封的长子维新，字子怀，诰封中宪大夫。其虽少年丧父，却“慨然以继述为己任，与弟维元维翰成义庄，族人至今德之”。邵灿在《叶氏安雅堂义庄记》中记载：“予友部郎君维新，教授（石步始祖叶世儒，宋庆历间，由国学生抡元，授明州教授）之二十八代孙也。予与交有年，申之以婚姻，相知深矣。厥考义行公讳封，尝欲仿宋范文正公遗法，置义田以赡族属，有成议，遭疾而歿。部郎君既免葬，锐意欲钟成之。”慈溪县志对叶维新的描述则是：“读书明大义，尝浚无择浦数百丈以通舟，又造桥便行旅。饭佛禅院寄旅榱，屋宇湫隘，撤而新之。”

义庄是一项善举，创办人以自身的力量体恤穷人，从而以家族为纽带，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老病死。创办者除一次性投入外，往往以义山、义田收来的租佃支撑慈善之举，饶是如此，在日常运行中也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，甚至弄得倾家荡产。像上义庄，在叶维新去世后，“家运屯蹇，几致颠覆，竭蹶图存，幸復旧贯，几于亦危矣”。无怪乎邵灿叹道：“以是见一事之成，创之者难，守之者亦正匪易。”上义庄在运作期间，有一套体现男女平等、照顾老病残寡的制度。“男子女子自四岁以上别为三等，曰小口，曰中口，曰大口，以差廩给之；男子至年十七，女子（至）出嫁，乃罢给；若老而不能自存者，有废疾者，妇人寡者为大口，皆廩给之终其身。”它的优扶标准是：“大口，日给米一升；中口，日八合；小口，日五合，给以半月为期，月凡再给。”这是叶封生前曾有的设想，其死后，叶维新偕其弟，“奉公遗议，商榷厘定，著为庄规”。不仅如此，义庄还开设义学，购置义山，“俾生而得所教，死而得所归”。

在清代，创义塾、办义庄、营公墓、设义渡等都被列为善举，官府为其立碑建坊不失为一种肯定，但留在百姓当中的口碑则是更好的褒奖。

人文 总第 5586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但记者们闻风而动，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，他们将我团团围住，问我：“马上要对战莎娃了，你的感觉如何？”

让他们激动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：莎拉波娃的现任教练正是我之前的教练——瑞典人托马斯。

我不禁怀疑：记者们内心深处最爱的球员是否必须像泰森一样强悍，如果我也把对手的耳朵咬下来，他们会不会更加喜欢我？

尽管只是半决赛，但媒体们已经提前替我们为此次比赛定了性：“复仇之战”！他们就是这么称呼2011年法网女单半决赛的，真的，就因为莎娃雇用了我以前的教练。

我在不止一家报纸上看到了“李娜报师爷之仇”的标题。

我觉得有点好笑。

必须承认托马斯的执教对莎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，一向不擅长红土的莎娃这一次在红土上表现得很棒。以往，像所有习惯了硬地比赛的选手一样，莎娃的强大到了红土赛场会略打折扣。这个富有幽默感的姑娘曾经自嘲“一到

红土就像母牛在滑冰”。但这一次非同以往。在之前她以6：0、6：3轻松战胜德国的佩特科维奇。托马斯帮助莎娃找到了更好的发球方式，她可以轻松地发出高难度的球而不必担心肩上的旧伤。

这当然使得战功赫赫的莎娃更加威力大增、如虎添翼。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莎娃对这个法网冠军有多么渴望。如果夺冠，她不但首获法网冠军，还将集四大满贯冠军于一身，就是传说中的“全满贯”。许多媒体都认为，莎娃将是本届法网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。

我们之前曾交手过七次，其中五次莎娃都获胜了。加上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的托马斯也在莎娃的阵营中，大家似乎都为我捏了一把汗。我告诉记者：我对自己信心很足，姜山也是。不管教练做多么周密的战略部署，真到赛场上后，短兵相接的还是球员，我相信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。

说实话，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法网我能进入半决赛。一方面，我告诉自己：你已经表现得比以往都好了，这是法网上你表现最棒的一次，现在你要做的，就是全力享受这场比赛。另一方面，我身体里那个好战的“李娜”蠢蠢欲动，点燃熊熊的烈火。我像久旱的土地渴望从天而降的甘霖一样，前所未有的渴望一场胜利！

在这个赛场上，同为“龙的传人”的网坛前辈张德培在这里创造了奇迹。同样的幸运女神会眷顾我吗？

第一盘，我以6：4获胜。

莎拉波娃在第二盘比赛中全力反击，她在第一局中一连拿到了3个破发点，顺利地拿下第一局，但我竭尽全力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，将比分追到了4：4平。

在关键的第十二局里，莎娃有些丧失信心，她出现了两次双发失误，我最终以7：5拿下了第二盘。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比赛，但我最终还是赢了。和阿扎伦卡一样，莎娃也喜欢为自己呐喊助威，不过和阿扎伦卡的比赛已经让我适应了尖叫声，况且，我也有自己的独门暗器：我可以去吼姜山。

进入决赛，我的对手是斯齐亚沃尼。

这位意大利名将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，是红土赛场上所向披靡的红土女皇。我们之前曾经交手过四次，上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法网比赛上，斯齐亚沃尼打败了我。被她打败之后，我的伤心、失望无处发泄，居然神经病似的跑去买了一只极其昂贵的奢侈品戒指。那只戒指买了之后，我很少戴它。

我又想起了那只无辜的戒指，还有我一直仰望的苏珊·朗格伦杯。苏珊·朗格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，为了纪念她，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法网女子比赛总冠军奖杯。她是我的偶像，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而我，第一次和我的英雄如此接近。我的心在歌唱，我的灵魂在呐喊，我心灵深处的那个“李娜”在咆哮。我知道，我和“她”都太想要这场胜利了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